

## 七日談

(海外篇)

去年底，我去天津尋訪大公報報館舊址。上世紀三十年代，日軍侵華，步步逼近。大公報「義不受非法統治之干涉」，從天津播遷上海、漢口、重慶、香港、桂林五地。不過，在這番顛沛流離之前，大公報於天津市內還有一次匆忙搬家，彷彿是為此後在中國「旅行辦報」（胡政之語）演習。

天津和平路、哈密道路口的大公報館舊址最為有名。它原處日租界，歷經英敏之、王郅隆、新記「三駕馬車」時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日軍衝出租界尋釁，翌晨，印好的《大公報》滯留館內無法發出。胡政之等當晚議定，停刊數日，十一日開始搬遷。搬遷四日而畢，十六日恢復出版。胡政之曾說，「本報在日本兵機關槍包圍之下無法出報，倉皇遷移法租界。」即指此事。大公報在這臨時報館僑居近六年，直到七七事變後天津版停刊。

天津的這處臨時報館在何方？翻開《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可知地址是法租界三十號路（今哈爾濱道）一六一號。《大公報百年人物》則記載，報館在「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今赤峰道）一大倉庫」。這些記載並不相悖。天津地圖上，赤峰、哈爾濱是兩條大致南北向的平行道路。報館舊址，應在這兩條路的中間地帶，大門則開在哈爾濱道。

得此一隅暫棲，有賴周作民先生鼎力相助。他曾與王郅隆在天津合開金城銀行，任總經理。日軍發難，周作民立即把法租界的一座倉庫租給大公報。抗戰時他避居香港，香港淪陷時還掩護了胡政之，這都是後話了。

且說一九三一年，報館被迫從天津和平路連根拔起，胡政之現場指揮，同人協力。排字

房內鉛字型號多，易混亂，工友于潼把排字房的搬遷安排得井井有條。機器房工人黃錢發，只用三四時間就拆卸並重裝好大小兩台輪轉印刷機。二人後來分別獲大公報贈送一百股「榮譽股票」。一百股是什麼概念呢？蕭乾一九三五年加入天津版，歷任編輯、記者，協助籌辦滬版、港版，主持大公報駐倫敦辦事處，獲二百股。葉德真一九三九年加入重慶版，一九四七年任總務課主任兼文書主任，獲一百五十股。可見報社殊榮，遍及普通工人。胡政之四十年代對重慶館、天津館同人說：「我們的事業是團體的事業，好像一座大機器，每個小螺絲釘都有它的用途。我們過去的成績，都是在多少艱難困苦中，大家一致努力做出來的。」「我們的報紙能有今天，即排字房的小徒弟也有一份貢獻在內。」

一九三三年，陳紀濤在天津見到的這座臨時報館，是這般模樣：「高高的紅磚房，幾乎在三十號路底，再過去就是牆子河，河那邊就是意租界了。報社正門既不寬也不大，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工廠改建的。」蕭乾在自傳《未帶地圖的旅人》中回憶，一九三五年「報館在法租界發電廠對面，瀕臨 flowing 污水的牆子河……萬沒想到，這家大報館竟這麼簡陋！編輯部在二樓，像籃球場的一個長方形大房間，擺了五排三厘桌，分別是要聞、社評、國際、本市、副刊版，校對和譯電人員擠在角落裏。對面是機器房，到處飛着煤屑，瀰漫着濃煙和機油味。」

以上描述，足以為臨時報館精確定位。天津法租界曾有兩次擴張，臨時報館就在第一次擴張後的法租界南角，今南京路和營口道交叉點。去年在天津，我從和平路報館舊址往東，

## 勳猷留與後人看

吳捷



▲昔日天津法租界的大公報館址。

資料圖片

步行至窄窄的哈爾濱道，再沿哈爾濱道往南，經過眾多戲院、小飯館。走了大約一刻鐘、一公里後，我來到陝西路與哈爾濱道交叉口。再往前，施工封路，電子地圖顯示「哈爾濱道（修建中）」，只得望路興嘆。

就在那個偏安的角落，大公報仍難免帝國主義干涉。報社「九一八」兩周年特刊，刊發特派記者陳紀濤從「偽滿洲國」秘密採訪來的通訊和照片，當天日本外務省就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翌年，報社員工吳硯農在天津散發傳單，大公報館遂被法租界巡捕、密探封鎖。（胡政之後來送吳去日本躲避，兼任大公報駐日特派記者。）又翌年，蕭乾在《文藝》版謾責法國殖民者在安南（今越南）的劣跡。次日，一法國巡捕帶翻譯來到報館，用警棍猛敲桌子。「幸虧胡老闆在辦公室」，敷衍一番，息事寧人。事後胡政之並未責備蕭乾，只是笑着讓他當心。

也就在那簡陋的臨時報館裏，大公報社推出研究日本重要資料《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創辦「文藝」和「星期論文」欄目，資助范長江去川南、西北採訪，發起關係中國命運的滑翔運動，訂購了北方首屈一指的德國大型高速印報機，並創建上海館，為報社籌劃了重要退路。

一九三一年在天津市內的緊急搬遷，開啟大公報未來十四年不遑寢處的歷史。陳紀濤晚年寫道：「一個報館的關閉與開創都需繁瑣的籌劃與經營，何況在戰時。千萬莫以為《大公報》有充足的財源支持它開關開館，只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它這麼做。」我從文字和實地尋找大公報在天津的臨時報館，並不為打卡或獵奇，只因深為老一輩報人傾倒。「勳猷留與後人看」，天津臨時報館的舊樓雖已無處可尋，老報人危難中自強、劫灰裏重建的精神卻長存青史，永勵新人。

## 花樣滑冰

不難想像，柏林對花樣滑冰的熱愛是來自於緊鄰東歐的地理位置。所以當讀小學的女兒有一學期每周一次花樣滑冰課作為正規教學中的一部分，也便不覺得驚訝了。

還記得那一整個學期的周四早上，家長們都肩負了額外的「重任」——送小孩到校外的滑冰訓練中心，這對於好多需要送兩個小孩上學的家庭還真出了個難題。好在很多家庭都住得並不遠，互相調整安排一位家長統一送要去學校的小孩，另一家的家長負責送要去滑冰中心的小孩。

噢等等，還不是送到就萬事大吉了，每次都需要有三五位家長自願留下來幫小孩們穿和脫冰鞋。是的，不親身經歷這個過程，真是不知道小孩學滑冰的艱辛。

後來聽樓下鄰居說起他們家女兒學滑冰的故事，才明白這根本不算啥。畢竟，學校安排的滑冰訓練一周才一次，而且冰鞋都是現場租的，對訓練服也沒什麼要求。要知道，如果作為興趣班訓練，一周好幾次是常事，並且每次需要父母或者大一點的小孩自己扛着沉沉的冰鞋去坐地鐵去訓練。巨大的訓練包裏除了冰鞋，還需要有易乾的打底衣，外面一層兩層的保暖運動外套。畢竟，冰面上說冷也冷，動久了說熱也會熱。

鄰居說起接送女兒滑冰都是各種「辛酸淚」，一周七天可能有五天都要扛着滑冰鞋風雨無阻地去訓練。第

一次聽到的時候我有些驚訝：「需要去這麼多次麼？我以為每周一兩次就行了，我身邊打網球的也就一周兩三次吧。業餘愛好興趣班不是麼？」

「我最開始也以為當個愛好一周一兩次，結果後來才發現，這可能是柏林最『卷』的一個興趣愛好。」

曾經我也只知道柏林把花樣滑冰當作課餘活動的小孩多，但不知道竟然還那麼「卷」。而「卷」的來源一方面是來自於教練——柏林最優秀的花滑教練都是俄羅斯或者其他東歐國家的，俗話說「戰鬥的民族」一點不假，他們對訓練的質量和強度都是有很高要求的。所謂嚴師出高徒，能在這類教練手下長期堅持訓練的，大部分也都是認同他們教學理念的家長，許多都是虎媽虎爸。於是，訓練隊的家長群便成了「卷」的場所。

每周教練會在家長群裏統計下一周要上冰訓練的學生，雞血滿滿的家長就開始報數：

「周一二四五六。」

「周二三四五六七。」

「整周每天。」

……

「這種情況下，哪好意思說我只來周二和周四。」鄰居無奈地跟我說，「教練嚴格歸嚴格，但對小孩都是盡心盡力的，我們家小孩也是自己特別熱愛滑冰。『卷』來『卷』去『卷』的還是我們這些家長。有什麼辦法呢？看到他們在冰上開心的樣子，覺得什麼都值得了。」

是啊，可憐天下父母心，再多的辛苦，看到小孩發自內心的笑容，一切都值得。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香港文化中心指揮湘西土家族女子「打溜子」樂團表演之前的開場白，用英語夾雜普通話向觀眾介紹吉首，這種另類介紹引起觀眾一陣笑聲，譚盾與現場觀眾的互動很有一手，但我估計知道吉首這個地方的香港人不會太多，有的人可能沒有聽過這名字，反而對湘西的張家界、鳳凰古城可能比較熟悉。吉首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是著名畫家黃永玉的表叔、大文豪沈從文的家鄉，譚盾也是湖南老鄉。

湘西民風慄悍，昔日土匪多，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沈從文年輕時就當過土匪，他一生曲折離奇，當土匪的經歷後來成為他寫作的題材。至於湘西多鬼神，巫術盛行，沈從文的作品中也有描述：「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伺奉者……人人皆依分擔負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湘西巫師非常出名，同樣出名的也是湘女多情。毛澤東主席有詩曰：「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傳說中，舜帝兩位夫人娥皇、女英千里追尋舜帝，到洞庭湖君山，聞舜帝已崩，抱竹痛哭，流淚成血，落在竹子形成斑點，故名斑竹、淚竹、湘妃竹。

「四多」之中，音樂多才是譚盾介



◀湘西女子打擊樂團打溜子。作者供圖

紹湘西的重點。譚盾喜歡去湘西鄉村採風，拍了不少視頻，不僅自己去，也喜歡帶朋友和學生一起去。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稱山歌村笛「嘔啞嘲嘶難為聽」，譚盾卻很陶醉湘西民間音樂並且從中獲得不少創作的靈感，甚至將之帶上國際舞台。這次來港表演的湘西土家族女子打溜子樂曲，就是他在湘西採風時發現的。這支湘西女子打擊樂隊有六名成員，她們自我介紹平時在家鄉分別是種地的、種茶的、養豬放牛和養雞的，空閒時在一起用銅鑼、銅鈸、木葉和石頭等為樂器，玩出各種土家族音樂。在譚盾的引導下，她們經過系統研習運用這些傳統樂器的技藝，重組傳統樂韻，加入肢體語言和舞蹈化編排，將採茶生活場景轉化為視聽藝術表現，成為中國首個全女子打溜子非遺創新樂團。那天晚上，這班質樸無華的湘西鄉村女樂手獻演了譚盾創作的《茶溜子·神秘湘西》等五個曲目，鮮活的鄉土音樂舞蹈被賦予國際性的韻律語彙，在現代舞台上呈現，顯得情趣盎然，令人耳目一新。

在今年康文署主辦的中華文化節期間，作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譚盾帶來三台節目，除了上述湘西土家族女子打

擊樂團和剛成立的香港女子打擊樂團的世界首秀，還有英語歌劇《茶魂》和唐代樂舞《消失的藏經洞》。唐代是我國最開放、文化藝術最輝煌的時代，我去年曾經聽譚盾講述他在海外發現以及翻譯唐代樂譜舞譜的經歷，《消失的藏經洞》就是譚盾以敦煌壁畫為背景，復活壁畫上的多件樂器，重現一千多年前盛唐「碧雲仙曲舞霓裳」藝術魅力的最新力作，當中有一首《如意娘》，是武則天作詩並譜曲。難怪《消失的藏經洞》去年底在巴黎首演引起轟動，演出結束後譚盾當場獲法國文化部授予「藝術與文學軍官勳章」。在香港演出結束時，觀眾掌聲經久不息，不肯離場，譚盾和一群演員一再謝幕。

上述三台節目中西兼容，有一個共同主題：茶文化。譚盾對茶情有獨鍾，「在這個世界上，有誰不喝茶？」他說。今年他的茶文化系列表演，以音樂與天下茶友結緣，得到愛喝工夫茶的香港潮州商會和香港汕頭社團總會的支持。

走筆至此，突然想到三年前譚盾為香港度身定做的實景音樂劇《志蓮淨苑·聽視界》上演，為受疫情困擾兩年多的港人帶來視聽享受和心靈慰藉，當時筆者在專欄提議該劇可定期演出，打造成為香港一張藝術名片。現在特區政府千方百計打造新景點吸引遊客，是否會考慮打造一道文化藝術風景？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譚盾這位以「WE」（West&East）為定位的香港文化推廣大使，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 臨《蘭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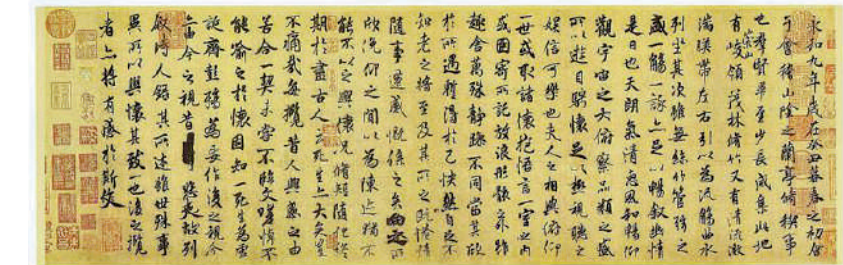
人與事  
尹畫

尹畫

王羲之的《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但奇怪的是，習字之人練到行書，往往會先臨趙孟頫的《前後赤壁賦》，而非《蘭亭序》。這是為何？原因只有一個字：難！較之趙孟頫，王羲之博採眾長，筆法變化多端，要想臨摹得像模像樣，委實不易。

每臨《蘭亭序》，我都緊張得通體冒汗，心跳加速。用一個詞來形容，即凝神屏氣。只怕稍一分心，筆畫就走形了。所以說，通臨《蘭亭序》不僅考驗筆力，更是對心志的一種磨練。

《蘭亭序》是王羲之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公元三五三年（東晉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節，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好友聚首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飲酒賦詩。酒至酣處，眾人提議將詩賦輯成一集，請王羲之作序一篇。王羲之不遑多讓，乘興揮毫而就，此序即為《蘭亭集



序》，簡稱《蘭亭序》。

在序言裏，王羲之通過記述流觴曲水一事，來抒寫由此引發的內心感慨。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群賢列坐其次，流觴曲水，好不痛快。流觴曲水，是舊時上巳節的一種雅集活動。眾人圍坐在迴環彎曲的水渠邊，將酒杯置於上游，任其順水漂流，酒杯漂到誰的面前，誰就取杯喝酒，再賦詩一首，著實風流倜儻。

《蘭亭序》全文二十八行，凡三百二十四字。通篇瀟灑飄逸，字字精妙。我在臨摹

過程中，感到有兩大難點——其一，起筆很難。大部分字都是凌空起筆，一氣呵成。虛實之間，粗細之間，難以把握，相當考驗筆尖鋒毫的控制力度；其二，變化太多。以「亭」字為例，共有五橫，每一橫起筆都有變化，可謂橫橫不同。再以「之」字為例。《蘭亭序》正文中，「之」字總共出現了二十次。重要的是，此二十個「之」字，寫法無一雷同，各有各的體態和美感，堪稱神來之筆。

比及鉛筆寫字，書法還有一個難題是：

寫壞了沒法擦。怎麼辦呢？倘若提問王羲之，估計他會哈哈大笑不以為然地說：那就塗掉重寫一個唄。在《蘭亭序》中，的確可以看到好幾處修改的痕跡。比如「崇山」二字漏掉了，後在行距空檔裏補寫了兩字；「悲夫」前面用重墨抹去了兩字，留下清晰的塗抹痕跡；最後一個「文」字，也能看出是在另一個字基礎上進行修改的。如此種種帶給我一個啟示，即習字不必追求完美，只需盡力去練大膽去寫，寫壞了重新再寫，筆力的提升，時間一定會給你證明。

六月初夏，氣溫逐漸升高，靜心練字，心靜則涼。周末，起個大早，帶了習作《蘭亭序》去街心公園拍照。白紙黑字，因有彩色的植物作背景，多了些生動活潑之感。拍完照，走進仿古亭，坐下小憩。遙想古人流觴曲水，吟詩作賦，筆走龍蛇，便覺此生無悔入華夏，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文化好生迷人。